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摘录：《证道学秘义学校》

来源：《求索》杂志（Quest Magazine）第 101 卷第 3 期（2013 年夏季刊），第 100-104 页。

作者：巴布洛·森德（Pablo Sender）

证道学学会下设一所秘义学校（Esoteric School）。秘义学校旨在培养真正践行证道学的人士，而非仅限于研究证道学。智慧将降临于心智具备承载能力者。秘义学校成员通过纯洁自律的生活自我锤炼，成为值得领受[智慧]之人。

秘义学校究竟是什么？其成员从事的活动为何不能在整个证道学学会中开展？

秘义学校（ES）成立于证道学学会创立后的最初几十年间。要深入理解其本质与宗旨，我们先简要考察其形成的历史。

一项新实验

纵观有记载的历史，绝大多数灵性与宗教组织都旨在推广其创始人传授的特定教义。这些教义为世界各地许多人带来了启迪，但遗憾的是也导致了不同信仰间的争端。因此宗教往往成为分裂而非团结的因素。

1875 年创立的证道学学会被描述为一种新方法的“实验”。它同样受到某些觉悟者（即圣人或智慧真师）的启迪，其创始人及领袖也被传授了某些教义，即我们所称的“现代证道学”。但证道学学会并非是众多教派中又一派别，不专事推广自身教义。其宗旨在于建立一个不分彼此的普世大同社会的核心——这个学会不以共同信仰为纽带，而是让有不同信仰与观点的人们在此汇聚、分享、学习、协作，以共同追求真理为纽带，任凭每个人选择自己的道路。虽然部分成员可能对证道学教义产生共鸣，但持不同见解者完全可以自由追随自身道路，无需被迫采纳任何特定教义和方法。

这个开放平台虽能自由汇聚不同传统背景或无特定信仰的人士，却也存在某些局限，这些局限很快显现出来。随着证道学教义的传播，许多人深受启迪而加入证道学学会。这些成员自然渴望拥有一个完全基于这些原则进行灵性修行的专属空间。但若在总学会中推行此举，又将限制那些希望研习不同教义者的自由。证道学学会是否该放弃建立普世大同的尝试，转而推广特定的生活方式？抑或仅作为传播多元传统教义的组织，任由渴望以证道学为生活原则的人们独自努力？

在学会成立早期，为解决此问题，曾在某些证道学分会内部组建“内圈团体”。然而这些松散组织的尝试均未成功。最终在 1888 年，经多次请求后，H.P. 布拉瓦茨基同意在证道学学会内设立特别分部——“证道学秘义学校”。该分部既能引导成员践行基于证道学教义的灵性生活，又可维护整个学会的非宗派性质。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该分部由布拉瓦茨基夫人领导，保持独立运作，仅通过当时学会会长兼创立人亨利·斯蒂尔·阿尔科特与总会保持联系。但 H.P.B 在 1891 年逝世前夕，决定“终止两者间所有正式联系”，以确保“证道学学会的完全自由与公共性质不受干涉”（《布拉瓦茨基文集》，12 卷 485 页）。如今这两个组织互不隶属，没有任何正式联系。但只有证道学学会的成员才能被接纳为证道学秘义学校的成员。

大局

为理解秘义学校的本质，我们需考察其形成过程中另一个关键要素。

布拉瓦茨基夫人的目标之一，是反对当时日益盛行的科学主义思潮——该思潮将宇宙描绘成精密的钟表机械机制，认为其中没有宗教或灵性元素的容身之地，也没有这个必要。为此她展现了当时科学家无法用已知科学解释的神通现象，揭示了超越他们认知范畴的现实存在。（详见笔者 2012 年夏季刊《探索》杂志文章《神通现象与早期证道学学会》）。H.P.B. 宣称这些现象并非任何形式的“奇迹”。它们通过遵循着智慧真师们熟知的“奥义法则”被制造——她正是这些真师的弟子，并和其他成员一起与他们保持着直接沟通。

1880 年代初，印度证道学学会国际总部的两名不满员工指控 H.P.B. 造假神通现象并伪造与真师们的通信。当时英国新成立的心灵研究学会（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SPR）中一位年轻且缺乏经验的成员理查德·霍奇森 (Richard Hodgson) 前往印度调查这些指控。他在 1885 年发表的报告中宣布她是个骗子。这当然成了全球新闻，使霍奇森和 SPR 声名大噪。

正如后续研究揭示的，霍奇森全盘忽视了支持 H.P.B. 的证据。一百多年后的 1986 年，心灵研究学会资深会员、伪造研究专家弗农·哈里森 (Vernon Harrison) 在该学会期刊上发表了对霍奇森报告的研究。哈里森最终认定 H.P.B. 遭受了不公正的谴责。（哈里森研究报告的在线版本：www.theosociety.org/pasadena/hpb-spr/hpbspr-h.htm。译者注：心灵研究学会正式撤回了霍奇森报告，并且承认对 H.P.B. 的不公评判。）然而，霍奇森报告初现时几乎给证道学学会致命一击，连 H.P.B. 本人也担忧学会将因此覆灭。为挽救学会，阿尔科特提议调整活动方向与出版内容，彻底不提神通现象、奥义学及真师，转向争议较小的比较宗教、哲学与科学领域。

库图米真师 (K.H.) 说，此举虽精心策划以保全学会，却将扼杀其灵魂。

通过否定其“秘义”维度，证道学学会将沦为目标崇高却空无秘传生命的显教组织，真师们的影响受到严重限制。即便证道学学会能成功将自身局限于显教领域，仍注定走向失败。为什么？或许因为学会奠基之初便未以显教事业为目标。任何涉及例如雷姆利亚与亚特兰蒂斯文明、灵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性现象、不可见的真师及其弟子、奥义入道等话题的组织，都不可能成为学术界“体面”的成员。

布拉瓦茨基夫人深谙此理，始终寻求维系证道学学会与其奥义灵感源泉的纽带。秘义学校的创立恰好提供了契机——那些渴望基于证道学教义过灵性生活的成员，可以自然地并公开地接受真师们的存在。

秘义学校的宗旨

尽管对真师及他们为人类事业服务的虔诚敬仰是许多成员的重要动机，但秘义学校并非是供奉真师的圣殿，亦不旨在扮演宗教角色。聚会围绕对证道学灵性体系进行冥想式研习与探究，成员们承诺遵循以生活纯净、冥想、学习、服务及自我觉知为基础的日常修持。更需谨记，秘义学校的核心宗旨并非促进成员个人发展，而是培养帮助人类之人。

理想的慕道者能洞察自身与世界深陷无明与苦难的深渊。面对此境，他思索改变之道。他或许通过慈善组织、教育及社会改革运动缓解苦难，但深知外在变革虽有益甚至必要，却未能触及问题根源。痛苦的真正根源在于人心。当务之急是引导人类意识从自私转向无私。但修行者深知：唯有超越自身需求者方能真正助人，而他参与此事业之程度，取决于自身摆脱无明的程度。个人的灵性成长并非目的本身，而是通向更广阔的集体目标的途径。因此，秘义学校提供了一条超越个人自我的道路，使慕道者能够协助真师们开展利他的事业。

秘义学校是一个奥义组织，但“奥义”（Occult）这个词仅限学会在其成立时期所承载的含义。“Occultism”——“奥义主义”或者“奥义学”一词由证道学学会在十九世纪末推广普及，指的是“引领人们从个人自我走向更高自我的灵性道路”。后来该词被其他运动和作者通用于布拉瓦茨基夫人称作“法术”（occult arts）的各种事物。证道学秘义学校从来都不是魔法/法术学校。事实上，尽管多名成员提出要求，H.P.B.与诸位真师均反对创立此类学校。证道学秘义学校不传授开发神通、激活脉轮、唤醒昆达里尼等任何操纵神秘力量的技法。

此秘义学部属试用性质，其宗旨在于为学员研习实用奥义学（practical occultism, 又称皇道瑜伽）奠定基础。因此，除特殊情况外，学员在此阶段既不会被传授制造物理现象之术，亦不允许其发展任何施术能力；即便有人天生具备此类能力，在彻底掌握关于“真我”的知识、通晓人之内在（发生于奥义层面的）心理生理过程，且掌控所有低级欲望与个人小我之前，不被允许行使此类能力。

那些加入秘义学校只为学习“法术”或获取“神秘学训练”，却全然不顾他人福祉之人，注定会失望。（《布拉瓦茨基文集》，12:488）H.P.B.指出，研究（更不用说实践）奥义学会启动某些力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量，若学生未做好准备便可能遭受伤害（《布拉瓦茨基文集》，12:678）。实践奥义学唯有在达到一定纯净境界、超越个人自我幻象者方可尝试。证道学秘义学校的目的正是为真心慕道者提供完成此转化过程的工具。当学员完成此转变（可能需历经数世勤勉修行），智慧真师方会收其为弟子。唯有此时，他才能在导师指引下安全踏上实践奥义学的道路。

当 H.P.B.在世时，秘义学校是她传授为踏上奥义之路准备课程的场所，这些深奥教义需经由成员实践后方可公之于众。（在她看来，当人们研习某门学科时，会“磁性般”吸引先前研究者产生的思想形状。这些思想形状根据其准确性，要么帮助要么阻碍一个人的理解进程。此举或许意在让秘义学校成员的研究先形成正确思想形状，为公众接触教义时建立认知基础）。这些教义后由安妮·贝森特部分刊载于《秘密教义》第三卷，最终完整收录于《布拉瓦茨基文集》第十二卷。

秘义学校并非因其拥有对其他学会成员保密的教义体系而更玄奥。尽管存在专门为秘义学校编写的材料，但这些教义在整个证道学文献中均有体现。秘义学校材料的重点在于那些依据证道学原则实践灵性生活的教导。因此该学校的秘传特质并非建立在特殊知识或秘密仪式之上，而是源于成员所经历的内在转化过程。

该组织的第二个宗旨关乎集体力量。任何同质群体都会在有意识或无意识间成为各类能量的载体——无论是灵性、智能或情感能量，还是提升人性的亦或贬损人性的能量。秘义学校旨在汇聚一群拥有共同目标与生活方式的人，借由他们传递特定的影响力。（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每位加入秘义学校的人都内心契合其宗旨，也非暗示秘义学校之外不存在与该组织目标及工作相契合之人。）每位秘义学校的成员的职责在于竭力使自身与组织目标保持协调，并与其他成员和谐共处，从而成为传播能量的载体而非阻碍。

加入秘义学校的影响

加入如秘义学校这样的奥义组织，会对新成员会产生若干重要影响。H.P.B.对此解释如下：“当任何人宣誓成为“试炼者”，某些奥义效应便随之显现。首要效应是将人性中潜藏的一切——其缺点、习惯、特质或被压抑的欲望，无论是善是恶或无足轻重——尽数外化。（恶习）将不可遏制地浮现，他必须付出百倍于往昔的努力，直至彻底消弭自身这类倾向。反之，若他潜藏着未曾显露的美德，这些美德也将如同其他特质般不可阻挡地显现出来。”

“此乃奥义学领域中不可变之定律。”

“其作用力之强弱，取决于慕道者渴望的炽烈与真诚，以及他对誓言真实性的深刻体悟。”（《布拉瓦茨基文集》，12:515）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我们必须铭记，加入秘义学校的动机并非是为了增添生活乐趣，而是要尽可能迅速地摆脱无明的根源，从而获得帮助他人的能力。奥义能量的作用如同阳光初照于久被阴影笼罩的土地。其中万物皆被赋予生机，杂草与美花并存。如同炼金术的转化过程，新入门者的弱点与缺陷将被激发，从而获得净化与蜕变的契机。而此时他也将获得更强大的力量来完成这项工作。

然而，有些人经历这种效应后，会陷入自欺之中，不愿诚实地面对被唤醒的一切。这种态度的结果是，他们沦为这种奥义过程负面效应（对弱点的刺激）的牺牲品，却未能利用其正面效应（对治这些弱点的额外力量）。

抱有真诚意图的人的额外效应在于：新入门者的业力将被“重组”。生活不再充满随机性，而是有了清晰可辨的特定方向——这对于敏锐的慕道者而言显而易见。外部境遇将被量身塑造，为内在炼金术的修行提供必要的挑战与机遇。真诚的慕道者无需畏惧——无人需承受超出其承受力的重担。纵使修行之路艰辛，其光明面在于：通过不懈努力，修行者终将逐步获得更多的自由、更广的智慧与更强的力量。

这种内在修行帮助修行者逐步觉醒于更深层的存在，从精神层面看，其生命变得更有意义。但这条道路最令人振奋之处，或许在于修行者意识到自己已成为某种伟大力量谦卑的组成部分——这股力量正为最终确保人类幸福而辛勤耕耘。每当他直面并战胜内心的“邪恶”，便是在协助消弭世间的邪恶。

资料来源：

《布拉瓦茨基文集》。鲍里斯·德·齐尔科夫编。15卷。惠顿：证道学出版社，1977-91年。
Blavatsky, H.P. *Collected Writings*. Edited by Boris de Zirkoff. 15 vols. Wheaton: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1977-91.

Chin, Vicente Hao, Jr 编：《真师致 A.P.辛尼特的书信（按时间顺序排列）》。马尼拉：证道学出版社，1998年。

Chin, Vicente Hao, Jr., ed. *The Mahatma Letters to A.P. Sinnett in Chronological Sequence*. Manila: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1998.

吉纳拉贾达萨编《智慧真师书信集·第一系列》。阿迪亚：证道学出版社，1919年。
Jinarajadasa, C., ed. *Letters from the Masters of the Wisdom, First Series*. Adyar: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1919.